



申報自由談集影

## 序

说起来已是抗日战争前夕的事情了,在上海,那时早就写了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的陈子展(炳堃)教授,有一次对我说,如果要写现代文学史,从《新青年》开始提倡的杂感文不能不写;如果论述《新青年》以后杂感文的发展,黎烈文主编的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又不能不写,这样才说得清历史变化的面貌。子展的那本文学史,从湘乡古文、同光诗体谈起,一直谈到“五四”文学革命运动,其中涉及正在兴起的议论性讽刺散文,他引《庄子·天下篇》里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,和约翰·穆勒说的“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”两段话,然后发挥说:“生于现代的中国,要求庄语固然不可能,旁观冷嘲也不太容易”<sup>1)</sup>。这几句话说得很好,只是刚开头便煞了尾。现在的这番议论,我想,大概是准备续写时候整个蓝图的一个局部吧,可惜终于没有写出来。但这位文学史家对杂感文的看法,尤其是对三十年代初期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在推动杂感文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,已经表达得十分肯定,十分清楚了。

子展是黎烈文主编《自由谈》时候的经常撰稿者,两人为湖南同乡,他对那一段历史是熟悉的,不过心有所昵,意有所锺,会不会形成一种偏见,对《自由谈》评价过高呢?经过仔细的思索和研究,我的结论是:不会!他的评价并不高!

我已经无法详细说明《申报》销路怎样因内容革新(包括《自由谈》的改组)而猛增了,但《自由谈》改组在文化界引起的哄动,却还象是昨天的事情一样,记忆犹新。即以杂感文为例,说来不过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

1) 陈炳堃: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》第十一章,太平洋书店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版。

吧，其影响之大确实是空前的。被敌方恶意地指为“台柱”的鲁迅和茅盾，开始时，一个用“何家幹”、“丁萌”、“干”“游光”等笔名，一个用“玄”、“珠”、“朗损”、“仲方”等笔名，每隔两三天刊载一篇，筚路褴褛，蹊径独辟，真的起了登高呼号、擎旗前引的带头作用。左翼青年纷纷出动。老作家如陈望道、夏丏尊、周建人、叶圣陶大力响应，从各个角度刻划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特点：叶圣陶以《今天天气好呵！》为题，揭示了“自由”的本质，陈望道写了《法的讲法》、《长寿运动》等文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：一向从事小说创作的人，这时也群起撰写短文，老舍写了《空城计》、《励友人书》、《打倒近视》，在风趣中透露了严肃的主题，使人作会心的微笑；沈从文写了《劝人读经》，题目刚一见报，许多人大吃一惊，以为他也主张克己复礼，尊孔崇儒，却原来劝读的是鲁迅曾经“舍金上梓”的《百喻经》；郁达夫除了《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》、《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》、《著书与教书》、《说模仿》等许多短论随笔外，还以他擅长的游记中最佳篇什如《方岩纪静》、《仙霞纪险》等篇送给《自由谈》；巴金也没有吝惜他的笔墨，自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刊出了《苦笑、呻吟与呼号——给我的哥哥》。张天翼写了《小林多喜二之死》和《看了西湖艺专四展以后》。不仅小说家如此，连本来并非做新文艺工作的人也来执笔，章太炎发表了《〈庐山志〉序》（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），柳亚子发表了《为〈断鸿零雁记〉给郑正秋先生的信》（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九日），到一九三四年“文言、白话、大众语”论争发生，八月一日刊登了吴稚晖的《大众语万岁》，《自由谈》作为一个报纸副刊，在文化界的地位更加巩固，它对青年群众的吸引力，也跟着不断地、空前地提高和加强了。

不过，这并不如国民党刊物《社会新闻》、《微言》等所说：鲁迅垄断了文坛，或者，左翼作家包办了《自由谈》。这样说没有一点事实的根据。譬如吧，上面提到的章太炎和吴稚晖，本是多年夙敌，“老死不相往来”，他们的终于在同一刊物上出现，试问，难道这是什么“垄断”和“霸占”所能

解释得了的吗?《自由谈》改组不久,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刊出启事,声明“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小说《时代与爱的歧路》业已数月,近来时接读者来信,表示倦意。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,自明日起将《时代与爱的歧路》停止刊载,……”以后,《微言》和《社会新闻》捏造事实,大肆宣传,说黎烈文在鲁迅指使下,排斥异己,“腰斩张资平”,企图为“左联”建立“清一色”的天下。他们把《自由谈》描绘成“赤色王国”,而鲁迅就是这个王国的“暴君”。“新闻”迅速地在小市民中间传播,互相告语,耸人听闻,说穿了自然是不值一笑的。当然,每个副刊都有自己的倾向,有倾向便有立场;为了团结作家,照顾《申报》的历史渊源,只要不违背这个起码的立场,文章便很容易在《自由谈》刊出。我甚至觉得,《自由谈》其实是“五四”以来一个最讲究广泛团结,真正做到“兼容并包”的刊物,章太炎与吴稚晖固然是一个例子,为了证明这点,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人不大知道或者不大留意的事情来。

就以鲁迅和《自由谈》的关系为例吧,国民党刊物一直诬蔑他气量狭窄,不能容人,黎烈文言听计从,奉命惟谨。所谓“腰斩张资平”就是按照这个调子宣传开来的。那时还有一种说法,叫做:“挤掉”张资平,“气跑”曾今可,鲁迅率领“喽罗”包办了《自由谈》。事实怎样呢?我想指出的是:自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开始,有一个时期几乎隔天一篇,用笔名为《自由谈》写开篇文章的岂凡,不是别人,正是鲁迅说的在《人言》上译载《谈监狱》,“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”,文章“含着甚深的杀机”的“邵家帮闲专家章克标”<sup>1)</sup>。其次,被《准风月谈》《后记》称为“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”<sup>2)</sup>,化名“陈代”,写了《略论告密》、《略论放暗箭》,自说要从反对鲁迅中“得到一个恶意的满足”<sup>3)</sup>的林微音,也始终是《自由谈》的写稿人。再其次,那位说杂文“鸡零狗碎”<sup>4)</sup>,写杂文的人是“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

1) 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

2) 《准风月谈·后记》

3) 林微音:《散文七辑·序》,绿社出版部,一九三七年一月。

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严肃的工作”<sup>1)</sup>，而自己却不断地写着杂文的“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”<sup>2)</sup>，同样在《自由谈》上发表许多短文。这些事实，现在只要翻一翻影印的《自由谈》，便可以一清二楚，用不到饶舌了。那么，又怎么能说垄断了文坛，包办了《自由谈》呢？在当年，作为编辑的黎烈文是明白的，鲁迅呢，他的心里也明白，所以他说：“我知道《自由谈》并非同人杂志，‘自由’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，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。”<sup>3)</sup>这一段话，和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一些文章，包括叶圣陶在改版第一天写的《今天天气好呵！》，精神完全一致，看来大家都意识到了自己文章的限度。将这些有限度的文章集合在一起，团结了更多的作家，我想，也许这正是《自由谈》的主要的成功吧。

我说限度，并不意味着文章的立场可以模糊，任何事情都有它自己的限度。至于《自由谈》的立场，作为一个副刊，倒是相当鲜明的，这一点表现在大大小小连续不断的论争上。在黎烈文、张梓生编辑《自由谈》时期，计算起来，这类论争（包括问题讨论）大概不下三十个吧。其中动员人数广泛，文章发表最多的，如大众语论争、儿童教育论争、小品文与“方巾气”论争；延续时间久长，先后反复最烈的，如关于翻译论争、旧戏锣鼓讨论、批评与谩骂论争；学术性较强的，如“著教生尅”论、“《二十四史》”、“《四库全书》珍本”问题；具有理论深度的，如“艺术论”、“讽刺与幽默”、写实主义与第一人称；命题严谨而措词有趣的，如关于“女人与说谎”、“基本英语”、“‘三层楼’与‘骨董’”的讨论；表现轻松而意义重大的，如对“文人相轻”、“京派与海派”、“别字”与简字的驳难；也有文艺界视为平淡无聊、而社会上却到处传播，哄动一时的，如因“腰斩张资平”案、“词的解

4) 林希隽：《再多些与再少些》，《文艺画报》，第一卷第三期，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

1) 林希隽：《杂文和杂文家》，《现代》，第五卷第五期，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。

2) 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。

3) 《伪自由书·前记》

4) 《伪自由书·后记》

放”案而引起的一系列“启事”对骂，鲁迅说这时候的文坛，好象进“入了‘启事时代’似的”<sup>1)</sup>。张资平在“启事”中自称“坐不改名，行不改姓”，接着笔锋一转，“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，……”他故意说自己“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，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”，问题就转到谁的姊妹嫁给大商人作妾上。放赖撒泼，含血喷人，鲁迅说这是乡村流氓打架时手持“粪帚”的战法，“足令勇士却步”<sup>1)</sup>。曾今可大吹大擂地刊登“启事”，宣传自己要“悄悄地离开这文坛”、因为文坛过于“污秽”，“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，我只当他尊我为‘英雄’。”于是关键又落到究竟是英雄还是懦夫这一点。阿Q精神，跃然纸上，鲁迅说这位“曾大少真太脆弱”，“但恐怕他仍要回来的，中国人健忘，半年六月之后，就依然一个纯正的文学家了”<sup>2)</sup>。还有胡怀琛考证墨翟为印度人，受到茅盾嘲讽，终于发展为“柳宗元”要求胡怀琛道歉事件；余慕陶抄袭郑振铎《文学大纲》、赵景深《中国文学小史》，结果被封为“余文剪公”的前后经过；加上有人借何家槐、徐转蓬的创作纠纷，挑拨是非，打击“左联”。文坛景象，正反左右，一时都浓缩在《自由谈》上。就报纸副刊而言，《自由谈》确实感应敏锐，包罗万象，可以说是“五四”以来编得相当热闹、相当活泼的一个。

然而《自由谈》的成功又不光因为热闹和活泼。不错，人们第一个印象，往往为它的五光十色、绚丽多彩而惊叹。杂感之外，散文、随笔、速写、游记、读书记、小考证、文艺评论、科学小品、短篇翻译等等，应有尽有。其中最受欢迎的，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——也即被称为“花边文学”的一种。根据我的记忆，正式采用“花边”将这类短文框了起来，似乎开始于张梓生接编以后。黎烈文担任编辑时期，只框短诗，或在文章斜角加个“花边”而已；不过用两栏地位，排一篇杂感，形同方块，每天见报，却早成为惯例，实际上已经等于没有“花边”的“花边文学”。这种做法，并

1)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

2)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四日

且为《时事新报》、《中华日报》、《晨报》等同一时期的报纸副刊所袭用，群起仿效，蔚然成风。有的作者甚至说，“没有‘花边文学’就不热闹，就不会……抓得住人。”因此自己宁愿为《自由谈》而不愿为其他副刊写稿<sup>1)</sup>。议论性短文所以受作者读者欢迎，深入人心，原因之一是由于它反应迅速，提出问题及时。《自由谈》上“花边文学”执笔人多，论述既广，剖析更深。我以为后一点，又和编者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启事所说：“为使本刊内容更为充实起见，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幹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，……”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。

在这之前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编辑室已曾登出启事，声明《自由谈》除特约稿件外，广收外稿，“凡是合用的稿件，不问作者为谁，决定刊载；凡不合用的稿件，就是最好的朋友的作品，也断然割爱。”以示编者不问亲疏，不论新老，一律从文章出发，公平对待。副刊总的说来做到了这一点。但是，我们现在试着翻阅一下《自由谈》上的文章，尤其是所谓“花边文学”，就会觉得，如果没有那些老作家的引导，不是他们从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提出问题，揭示规律，做到条分缕析，一针见血，文章就不可能达到那么熟练的程度，具有那么深刻的水平，副刊的吸引力也会随着减低，这样说，又不得不归功于上述几位已有成就的作家，特别是写得最多的鲁迅了。这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但在这里，我觉得也应当提到瞿秋白，因为鲁迅的有些文章，也是秋白的文章。正是在《自由谈》这个小小阵地上，鲁迅和瞿秋白，出色地表现了他们两人之间不分尔我、一体战斗的千古不灭的友谊——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。

根据许广平《鲁迅回忆录》记载，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文章十篇，全部写于一九三三年，连同写作日期分别为：《伸冤》（三月七日）、《曲的解放》（三月九日）、《迎头经》（三月十四日）、《出卖灵魂的秘诀》（三月二十二日）、《最艺术的国家》（三月三十日）、《关于女人》（四月十一日）、

1) 林微音：《散文七辑·序》，绿社出版部，一九三七年一月。

《真假堂·吉诃德》(四月十一日)、《内外》(四月十一日)、《透底》(四月十一日)、《大观园的人才》(四月二十四日)。其中《关于女人》、《真假堂·吉诃德》发表于六月十五日出版的《申报月刊》，署名“洛文”，其它全部刊登于《自由谈》。除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署名“干”外，别的都署“何家幹”，发表日期一般比写作日期迟两天，相差最多的为八天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大家都因袭许广平的说法，以为瞿秋白用鲁迅笔名发表的文章共计十篇，如果仔细统计一下，实际上应为十四篇。一九五七年版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中另有两篇，即《王道诗话》(三月五日)、《中国文与中国人》(十月二十五日)。后一篇较晚，收入《准风月谈》。还有其它两篇是：一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年》，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及三日、署名“乐雯”，“乐雯”是鲁迅的笔名；二、《儿时》发表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，署名“子明”，“子明”也是鲁迅的笔名。我曾根据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夜鲁迅致黎烈文信所说：“无聊文又成两篇，今呈上。《儿时》一类之文，因近来心粗气浮，颇不易为；一涉笔，总不免含有芒刺，真是如何是好。”<sup>1)</sup>将《儿时》当作鲁迅的文章收入《鲁迅全集补遗》。以后在瞿秋白遗稿里，发现这篇短文的剪报，证明它和《伸冤》等一样，也是用鲁迅笔名发表的瞿秋白的杂感，所不同者，《儿时》、《〈子夜〉和国货年》两篇，没有收入过鲁迅杂文集，仅仅是借用鲁迅的笔名，在《自由谈》上公开发表而已。

许广平还追述了瞿秋白和鲁迅商讨这些短文的经过，着重地谈到瞿秋白，文章说：“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，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，经过两人交换意见，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，然后由他执笔写出。他下笔很迅速，住在我们家里时，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、三时为休息时间，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，都不去打扰他。到时候了，他自己开门出来，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一、二篇，给鲁迅来看。”<sup>2)</sup>这一情景写得很是精彩。看似平凡，不事雕饰。然而却亲切，动人，象一幅画图，内涵的精神

1) 《鲁迅书信集·致黎烈文》(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夜)。

2) 许广平：《鲁迅回忆录·瞿秋白与鲁迅》。

十分丰富,美,让人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着的瞿秋白,一个手拿诗卷笑吟吟的潇洒不凡的瞿秋白。这是我们研究瞿秋白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那些杂感时需要珍重参考的材料。

也许有人会说将瞿秋白的杂文比作诗卷不大恰当,应该说成匕首才是,我以为即使有匕首的作用,也仍然是诗——一束诗。《自由谈》常登漫画,兼刊民歌,新诗则以短小的居多。虽然不象别的副刊那样经常登诗,但说它不重视是不对的,类如《周作人诗读法》(林语堂)、《从孔融到陶潜的路》(曹聚仁)、《“请教生先‘两’首诗”》(痰迷)等固然是杂感文的变相,但它毕竟连续发表了陈子展(于时夏)的《诗经试译》,刊登了许多研究和讨论新诗与旧诗的文章,同时,它还要求每一篇短文都是诗,都有诗意,因此《自由谈》又发表了许多美丽的诗一样的散文。

我以为这方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艾芜,他以“岳萌”、“刘明”、“斐儿”等笔名,先后为《自由谈》写了为数不少漂亮的散文,形式有游记也有速写,边陲风光,异国景色,一一映入笔底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。此外如叶紫、何谷天、草明、彭家煌、黑婴等,也在速写、小小说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,各各表现了他们熟悉的富于乡土色彩的生活图景,连诗人臧克家、蒲风也写了寄意深远的短文。至于有关考证和掌故文字,阿英写得最多,子展的《蘆庐絮语》很受欢迎。他和黄芝岗两人对旧戏锣鼓的讨论,本来是属于戏曲和音乐范围的问题,与时事无关,由于化名讨论,历时较久,居然引起种种猜测,豺狼当道,人命危浅,在谣诼纷纭中,不得不偃旗息鼓,足见当时政治空气之低沉与凛冽了。

黎烈文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接编《自由谈》,至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刊登启事,宣布辞职,他借口现因事忙、无暇兼顾,“自即日起,关于本刊一切事项,由张梓生先生主持。”前后编了一年六个月另九天。这个“即日”我记得比较清楚。那时何家槐、徐转蓬的创作纠纷已近尾声,从四月十四日廖沫沙(荃容)发表《人间何世?》开始,关于《人间世》也即小品

文问题的论争正在展开,先后发表的有《论以白眼看苍蝇之辈》(林语堂)、《过去的幽灵》(胡风)、《谈“小品文”和“幽默”》(由)、《论文坛上的摩登风气》(古董)、《周作人先生的自寿诗》(曹聚仁)、《周作人诗读法》(林语堂)、《关于小孩》(大野)、《方巾气研究》(林语堂)、《论“天真”》(吴容)、《小品文的生机》(崇巽)等文章。林语堂在《周作人诗读法》一文中,怀疑有些文章为“登龙未就”的章克标所写,因此中间还夹着郭明、谢云翼、林语堂、章克标的来往函件。互相驳难,战火正烈。到五月九日黎烈文声明辞职那天,又登出痰迷的《“请教先生‘两’首诗”并序》。两首诗写得很好。序文说:“知堂老人,五十自寿有诗。海内名流,纷纷奉和。独以某公,‘拂地裤缘疑病马’一联,可谓奇绝。此外,‘茶苦由来即苦茶’,亦可算见道之言。迷亦好诗,藉韵奉林先生两首,以博一粲。”第二天,也就是五月十日晚上,林语堂为《人间世》创刊在忆定盘路(今江苏路)寓所请客,谈到黎烈文辞职的事,林语堂说这诗是临去的“马后炮”。又对执笔者作种种推测。筵散回寓,鲁迅雇车将徐訏(《人间世》两编辑之一)和我顺道带至北四川路,他在车中问我批评林语堂的究竟是哪些人,我说我不清楚,但发表在《自由谈》上的却不象是章克标手笔,理由之一是立论公允,没有一点挟嫌报复的痕迹。我还觉得《人间何世?》这个题目很好,虽然作者说创刊号登着周作人十六吋放大照片,又是旧诗,又是用黑边框起来的手迹,一时以为“错买了一本摩登讣文”,这话不免刻薄,但看上去可又实在相象哩。

张梓生接编以后停止了这个论争。但《自由谈》内容基本上和先前相同,说得上一句“萧规曹随”。到得这年九、十月间,形势又紧张起来,十一月十三日,《申报》总经理史量才被南京政府派特务暗杀,副刊编者受到内外压力,不得不涂上一层保护色,逐渐用文艺短论代替了社会批评,使冲突不那么直接。如果我的记忆不错,那时张梓生已经不大露脸,而由吴景崧出面代行一切。景崧自己以“向隅”笔名,写了一些评论,至于将文艺问题用短论形式作较多发挥的,是辛人、任白戈、张香山、屈轶(王任叔)、梅

雨、林林、立波诸人。至于当时受大家注意的文艺理论家，其中胡风一改过去用“古飞”笔名写《西崽哲学》、《辩证法与江湖诀》的兴头，似乎不大为《自由谈》执笔，周扬继续以“企”、“企影”、“左企”等笔名，介绍外国文学，诸如《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》、《现实的与浪漫的》、《忧郁的文学》等篇。《自由谈》上的那些文艺短论，虽然篇幅太短，言不尽意，但因刊登及时，仍然受到了作者、读者普遍的欢迎和关心。

诚如子展所说，《自由谈》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必须写到的副刊，应当归功于以鲁迅为首的一批老作家的倡导和前引，这一点是不能抹煞的。但我还想补充几句。有一次，我曾亲自听鲁迅对编者黎烈文说：办刊物，开始时拉老作家帮忙，但出了几期，总是这几个老人却不行。刊物办得是否出色，不仅在于有没有好文章，还要看它是否培养了新人。我不知道编者对这段话作何感想。但从黎烈文到张梓生，在大约两年十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无论是杂感，是散文，是探讨文艺原理的短论，都象野草一样在磐石底下曲折地生长，出现了一批新人。即以创作家为例，已经成名的靳以、芦焚、欧阳山、白尘、徐盈暂且不说，新起的如姚雪垠、刘白羽、周而复、林娜（司马文森）、柯灵、黑丁、荒煤、罗洪等也大都发矬于此，在这里试练他们的笔墨。真的，作杂感的人多起来了，写散文、小说的人多起来了，攻文艺理论的人多起来了，历尽艰险，经过磨砺，曾是三十年代文艺大军的一个小小支队，终于脱胎蜕壳，逐渐地走向了壮大，走向了坚实。

现在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。我们的生活起了空前的变化，我们的队伍有了惊人的发展，时移世易，追思畴昔，恰如登山的人中途回顾，虽然眼底历历，想起来却又似真似假，将信将疑，不管人们感觉的是赞叹，是惋惜，是颂扬，是鄙夷，总不能不承认那就是我们的来处，我们的起步点，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吧。仅仅这点，我以为也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情。是为序。

唐 弢 一九八一年三月八日

# 目 录

|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|
| 序..... | ( 1 ) |
|--------|-------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.....    | ( 1 )  |
| 一九三三年一至十二月.....  | ( 4 )  |
|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二月..... | ( 29 ) |
|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.....  | ( 55 ) |

## 篇名索引 (以篇名首字笔划为序)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至五划.....    | ( 73 ) |
| 六至十划.....    | ( 86 ) |
| 十一至十五划.....  | (110)  |
| 十六至二十一划..... | (119)  |

## 作者索引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至五划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20) |
| 六至十划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| (129) |
| 十一至十五划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(157) |
| 十六至二十一划.....                 | (166) |
| 附录：一九三八年十月.....              | (169) |
| 鲁 迅、茅 盾、瞿秋白在申报自由谈撰文用的笔名..... | (171)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编 后 记 ..... | (172)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 一九三二年目录

## 十二月

### 一日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幕前致词       | 编者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托勒得的珍珠     | 法国 P.Merimee 作<br>冰之译 |
| 汤饼宴        | 谢六逸                   |
| “今天天气好呵!”  | 叶圣陶                   |
| 新生的自由谈     | 冰莹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写于杯盘狼藉之后   | 星子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| 编者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一) | 张资平                   |

### 二日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笑           | 编者  |
| 新婚之夜(一)     | 冰莹  |
| 冷风寒月        | 逸名  |
| 黑夜照相的成功     | 曹仲渊 |
| 纽约之街        | 吾   |
| 最近日本妇女的爱国运动 | 剑风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 | 编者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 | 编者  |

### 三日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哭          | 编者   |
| 新婚之夜(二)    | 冰莹   |
| 原恕         | 荆    |
| 悬垂飞行铁道     | 琼    |
| 自纽约说到伦敦    | 吾    |
| 我所看见的法国女子  | 冰之女士 |
| 民意测验       | 编者 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| 编者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) | 张资平  |

### 四日

|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|----|
| 怒       | 编者 |
| 新婚之夜(三) | 冰莹 |
| 初冬之街头   | 星子 |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儿童的王国      | 吾   |
| 现在德国妇女的地位  | 剑风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| 编者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| 编者  |
| 编辑室        | 编者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四) | 张资平 |

### 五日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骂          | 编者  |
| 新婚之夜(四)    | 冰莹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| 编者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五) | 张资平 |

### 六日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衣的话      | 井   |
| 新婚之夜(五)    | 冰莹  |
| 搬家         | 星子  |
| 物体由高处下落之偏东 | 声   |
| 苏俄的托儿所     | 克多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| 编者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| 编者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六) | 张资平 |

### 七日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自由         | 行   |
| 胭脂         | 侍桁  |
| 才能的遗传      | 声   |
| 现在世界最大的轮船  | 琼   |
| 苏俄的幼稚园     | 克多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| 编者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| 编者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七) | 张资平 |

### 八日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关于住的话     | 曼             |
| 方形堡的攻克(一) | 法国美里美作<br>藁影译 |
| 电视        | 鹤             |
| 给小朋友们     | 碧云    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命尽脉绝        | 子 房      | 一封没有代价的情书   | 齐 辩        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 | 编 者      | 云南的猓猓(三)    | 王 俞        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 | 编 者      | 巴黎的爱斐尔铁塔    | 直 生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八)  | 张资平      | 我理想中的爱人     | 剑 风          |
| 九 日         |          | 民意测验        | 编 者          |
| 英雄          | 星 子 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四) | 张资平          |
| 方形堡的攻克(二)   | 法国 美里美 作 | 十五 日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| 菓 影 译    | 日本刀         | 星            |
| 孤独          | 冰 莹      | 他们的路(一)     | H.Barbusse 作 |
| 谈“幽默”       | 侍 桁      |             | 菓 影 译        |
| 地球的年龄       | 逢 壬      | 蚁           | 金仲华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九)  | 张资平      | 红叶          | 江天蔚          |
| 十 日         |          | 给云裳         | 王婉容女士        |
| “爱国奖券”      | 柳        | 橡皮布的新发明     | 逢 壬          |
| 方形堡的攻克(三)   | 法国 美里美 作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五) | 张资平          |
|             | 菓 影 译    | 十六 日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自由谈编辑部启事    | 编 者      | “赌”教育       | 星 子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)  | 张资平      | 他们的路(二)     | H.Barbusse 作 |
| 十一 日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菓 影 译        |
| “恨”与“爱”     | 行        | 期待          | 芦 苇          |
| 窃钩者流(一)     | 朱 雯      | 打架          | 芜            |
| 猫           | 幽 鸣      | 冬郊          | 司 晨          |
| 募捐          | 王婉容女士    | 海的深度的测量法    | 镜  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一) | 张资平      | “恋爱条件”之讨论   | 中 杰          |
| 十二 日        |     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六) | 张资平          |
| 梦           | 寒 星      | 十七 日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窃钩者流(二)     | 朱 雯      | 殉贿坑         | 华            |
| 谁说中国教育不普及?  | 石        | 在江轮上(一)     | 侍 桁          |
| 云南的猓猓(一)    | 王 俞      | 面壁绮语        | 叶灵凤          |
| 男子的真面目      | 婉珍女士     | 澳洲土人之奇闻     | 维 翰          |
| 编辑室启事(一)    | 编 者      | 中国人和日本人     | 高 明          |
| 编辑室启事(二)    | 编 者      | 宫女与妓女       | 施蛰存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二) | 张资平 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七) | 张资平          |
| 十三 日        |          | 十八 日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卖艺          | 涛        | 翻译之难        | 林语堂          |
| 窃钩者流(三)     | 朱 雯      | 在江轮上(二)     | 侍 桁          |
| 水力发电        | 琼        | 送丧途中        | 赵家璧          |
| 云南的猓猓(二)    | 王 俞      | 澳洲土人之奇闻(二)  | 维 翰          |
| 恋爱是无条件的吗?   | 韦纪女士     | 憔悴的弦声       | 叶灵凤        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 | 编 者 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八) | 张资平   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三) | 张资平      | 十九 日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 十四 日        |          | “请大家同来一哭”   | 星 子          |
| “傻”与“聪明”    | 紫 霞      | 在江轮上(三)     | 侍 桁         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面壁绮语         | 叶灵凤  | 谈“自由谈”         | 倚 岗   |
| 科学新兵器        | 逸    | 无相庵随笔          | 施蛰存   |
| 写给未婚的姊妹们     | 紫玖女士 | 世界最大的房屋        | 混     |
| 澳洲土人之奇闻(三)   | 维 翰  | 编辑室            | 编 者   |
| 编辑室启事        | 编 者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四)   | 张资平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十九)  | 张资平  | 二十五日           |       |
| 二十日          |      |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(续完) | 郁达夫   |
| 韩将军的笑        | 高 明  | 燕子姑娘(一)        | 叶灵凤   |
| 莲花落(一)       | 穆时英  | 我们所要求的文学       | 顾凤城   |
| 我所萦怀的妹妹      | 碧遥女士 | “肉食者鄙”         | 老 天   |
| 三弦的弹奏者       | 江天蔚  | 买旧书            | 施蛰存   |
| 科学新兵器(二)     | 逸    | 美国飞机的制造量       | 混     |
| 民意测验         | 编 者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五)   | 张资平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)  | 张资平  | 二十六日           |       |
| 二十一日         |      | 外强中干的文人        | 卢隐女士  |
| “雅”与“俗”      | 杜 衡  | 燕子姑娘(二)        | 叶灵凤   |
| 莲花落(二)       | 穆时英  | 伟人与“死”         | 赵家璧   |
| 鲍乔谐话抄        | 施蛰存  | 已故诗人韩著伯        | 平     |
| 从世界语展览会归来    | 左 企  | 圣诞节的礼物         | 王莹女士  |
| 四大作家电贺高尔基    | 宜 闲  | 编辑室            | 黎烈文   |
| 投稿简章         | 编者时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六)   | 张资平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一) | 张资平  | 二十七日           |       |
| 二十二日         |      | “自杀”与“被杀”      | 玄     |
| 关于小说的评选      | 谢六逸  | 燕子姑娘(三)        | 叶灵凤   |
| 莲花落(三)       | 穆时英  | 苏州印象记          | 振 甫   |
| 瑞士的少女        | 剑 风  | 尊愚论            | 岂 凡   |
| 自杀的统计        | 青 浩  | 宇宙光            | 海 天   |
| 科学新兵器(三)     | 逸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七)   | 张资平   |
| 齐柏林之成绩       | 卜    | 二十八日           |    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二) | 张资平  | 排天才            | 岂     |
| 二十三日         |      | 按摩             | 卢隐女士  |
| 文明利器         | 叶圣陶  | 无相庵随笔          | 施蛰存   |
| 萌芽(一)        | 杜 衡  | 苏州印象记(二)       | 振 甫   |
| 面壁绮语         | 叶灵凤  | 姊姊的恋           | 彭雪珍女士 |
| 童年的梦         | 高 明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八)   | 张资平   |
| 新妇女——爱情的戏子   | 鉴 泉  | 二十九日           |       |
| 全世界的人口       | 混    | 长寿运动           | 陈望道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三) | 张资平  | 按摩(二)          | 卢隐女士  |
| 二十四日         |      | 谈难             | 傅东华   |
| 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   | 郁达夫  | 悲壮的祝福          | 程耘平   |
| 萌芽(二)        | 杜 衡  | 苏州印象记(三)       | 振 甫   |
| 电气广告的构造      | 丽 苹  | 杀人凶器的归宿处       | 严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十日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二十九) | 张资平 | 三十一日 | 忘记一九三二       | 杜衡  |
|     | 说食色与欲        | 郁达夫 |      | 断片的回忆(二)     | 侍桁  |
|     | 断片的回忆        | 侍桁  |      | “看”和“逃”      | 沈刚甫 |
|     | 一个提议         | 洋   |      | 岁暮的惆怅        | 宾符  |
|     | 苏州印象记(四)     | 振甫  |      | 动荡时代的信仰      | 傅东华 |
|     | 萧伯纳与女优的恋爱    | 赵景深 |      | 苏州印象记(续完)    | 振甫  |
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)  | 张资平 | 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一) | 张资平 |

## 一九三三年

### 一月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日  | 新年停止办公三天     | 叶圣陶  |     | 卖孩子         | 方三  |
|     | 冬至之晨杀人记      | 林语堂  |     | 戴孝侯失威海      | 老公  |
|     | “年年除夕没有月亮”   | 杨幸之  |     | 嘲与癖         | 魏心苏 |
|     | 致烈文信         | 老舍   | 十二日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|
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二) | 张资平  |     | 编辑室         | 编者  |
| 七日  | 论文艺的重要       | 孙福熙  |     | 将军们的苦心      | 樊仲云 |
|     | 吹牛的妙用        | 卢隐女士 |     | 诙谐家柴霍甫的出葬   | 石径斜 |
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三) | 张资平  |     | 红豆          | 曹聚仁 |
|     | 编辑室          | 编者   |     | 新六分仪        | 夏璆  |
| 八日  | 紧抓住现在!       | 玄    |     | 日本结婚奇俗      | 陈湜  |
|     | 不安静的三夜       | 李云   |     | 或人的悲哀       | 杨幸之 |
|     | 沈从文论结婚       | 朱雯   | 十三日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|
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四) | 张资平  |     | “不忍池”与“莫愁湖” | 杨幸之 |
| 九日  | 聪明人与傻子       | 吴泽炎  |     | 十年后(一)      | 穆及  |
|     | 关于宣传         | 招勉之  |     | 女人们的第三重桎梏   | 吴泽炎 |
|     | 我有了一个爱人      | 李梨   |     | 苏联的服装       | 李梨  |
|     | 真空管理有些什么     | 夏璆   |     | 空气推进汽车      | 洪兴炽 |
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五) | 张资平  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|
| 十日  | 说话的艺术        | 泽    | 十四日 | 呼吁和平        | 杨幸之 |
|     | 今日的江湾路       | 李青崖  |     | 十年后(二)      | 莫及  |
|     | 爱是有条件的       | 白荷女士 |     | 寒冬小品        | 郁达夫 |
|  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三十六) | 张资平  |     | 雪           | 琴   |
|     | 后盾           | 徐尚周  |     | 猴子和鞭子(童话)   | 大令  |
| 十一日 | 拿事实来         | 杨幸之  | 十五日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|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 「文化城」有感     | 祝秀侠 |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 十年后(三)      | 莫及  |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 南京路之夜       | 庶几  |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| 清晨          | 李梨  |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磨命          | 曼     | 雪夜进行曲        | 丽 苹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十 六 日       |       | 二十二日         |     |
| 学乖          | 招勉之   | 释战争          | 凤 举 |
| 师徒(一)       | 裘 鹏   | 歧途(一)        | 悌 之 |
| 十年后(四)      | 莫 及   | 病态(一)        | 李 云 |
| 萧伯纳与飞机      | 老 苏   | 苏联妇女的解放      | 煦   |
| 寄故人         | 彭雪珍女士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吊五州烈士墓      | 幸 之   | 编辑室          | 编 者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  | 二十三日         |     |
| 十 七 日       |       | 血战后一周年       | 玄   |
| 发动民族革命战争    | 子 谷   | 歧途(二)        | 悌 之 |
| 师徒(二)       | 裘 鹏   | 病态(二)        | 李 云 |
| 新春          | 周楞伽   | 随便恋爱与随便结婚    | 慧 仪 |
| 苏联的演剧       | 赵铭彝   | 察验古代艺术品真伪的仪器 | 缪  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编辑室         | 编 者   | 二十四日         |     |
| 十 八 日       |       | 从法治转向武治的日本   | 郁达夫 |
| 释和平         | 凤 举   | 饭后谈绝食        | 许 杰 |
| 师徒(三)       | 裘 鹏   | 她们的悲哀        | 苏   |
| 炉边独语        | 郁达夫   | 世界第一大飞机      | 洪兴炽 |
| 关于故乡过年的种种   | 大 圣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  | 编辑室          | 编 者 |
| 十 九 日       |       | 二十五日         |     |
| 学校与市场       | 俞 宣   | 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跃    | 玄   |
| 疯人(一)       | 凌 鹤   | 饭后谈绝食(二)     | 许 杰 |
| 炉边独语        | 郁达夫   | 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  | 烈 文 |
| 文学上的妇女解放    | 鹤     | 教授           | 老 舍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编辑室         | 编 者   | 三十日          |     |
| 二 十 日       |       | “逃”的合理化      | 何家干 |
| “心照不宣”      | 阳 春   | 战线           | 朱 雯 |
| 疯人(二)       | 凌 鹤   | 兰花与哈巴狗       | 曹聚仁 |
| 病           | 冰莹女士  | 虾和鳝及其他       | 彭家煌 |
| 论“自杀”       | 曹如蕙女士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人造雪花        | 廖     | 编辑室          | 编 者 |
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| 张资平   | 三十一日         |     |
| 编辑室         | 编 者   | 观斗           | 何家干 |
| 二 十 一 日     |       | 除夜           | 董每戡 |
| “不准动”与“偏要动” | 杨幸之   | 战线(二)        | 朱 雯 |
| 疯人(三)       | 凌 鹤   | 一二八战迹展览会一瞥   | 振 甫 |
| 在电车中        | 郑伯奇   | 时代与爱的歧路(续稿)  | 张资平 |
| 雪朝          | 周楞伽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